

工農兵寫話



一個驕傲人的轉變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I247.8

262

編 者 的 話

這本書裏的八篇作品，都是中國人民大學附設工農速成中學同學的習作。這些同學入學時，一般都只有小學畢業的文化水平，可是經過短時期的學習，他們就有了顯著的進步。單單從這幾篇作品上，我們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們的一部分成就，這些成就說明了我們工農青年是能夠克服學習上的困難，能夠使自己成為祖國建設事業中的骨幹分子的。

這八篇作品有的寫舊社會裏勞動人民被壓迫、被剝削、被毒害的慘痛事實；有的寫新社會新人物在黨的培養教育下成長的情形。從這些作品裏，我們可以看出唯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，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裏，勞動人民才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，才可以過幸福和快樂的生活。

目 錄

我的表姐.....	范玉聯(1)
李二拐子.....	孫夢蘭(6)
憶偉春.....	劉世雄(12)
我的祖母.....	王成選(23)
華林嫂.....	霍虎聯(27)
一個驕傲人的轉變.....	孫寶章(33)
一位平凡的老人.....	張 萍(47)
李大娘把餘糧賣給國家.....	張 萍(52)

我的表姐

二年級三班 范玉聯
(一九五四)

我小時候常住在舅舅家裏。他家只三口人：舅舅、舅母、表姐。舅母年紀大了，針綫活全靠表姐做。她有時還攬（^{ㄌㄢˋ}懶）別人家的活做。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：表姐的粉紅的四方臉兒，一對水汪汪的（^{ㄉㄨㄤˋ}汪）大眼睛，又黑又長的兩條新月似的眉毛，頭上梳着一根油黑的大辮子（^{ㄅㄢˋ}辮），辮梢上紮着（^{ㄗㄞˋ}紮）一團紅絨皮兒，好像一朵紅絨花，前額上留着一圈齊齊的短髮。白胖的手上戴着一副銅戒指，乍（^{ㄗㄞˋ}炸）一看去好像金的一般。

我常坐在她的面前，她一面做活一面給我講故事。我有時拿一張紙讓她給我剪一朵花，她拿起剪刀不知怎的一來就剪出一對小燕（^{ㄩㄢˋ}雁）來，小燕嘴對着嘴，伸着翅膀（^{ㄑㄩㄝˋ}翅）。

〔勝讀〕
〔七鄉〕), 像要飛的樣子。

不幸, 我七歲那年, 舅舅得急病死去了。從此以後家裏沒人勞動, 生活一天不如一天。有一天爸爸來接我回家, 我賴在表姐懷裏哭着不肯走。爸爸說: “你不回去就要餓死了, 你看舅母家裏沒糧食吃了。” 我說: “表姐呢, 她今天去不去咱家?” “表姐過幾天再去。” 我終於被爸爸接走了。

我每天盼着表姐來, 不知過了多少天, 有一天在吃飯的時候, 我心裏不知怎地一想, 就問: “媽, 怎麼表姐還不來呢?” 媽媽的眼圈立刻紅了。媽媽說: “表姐已經做媳婦了, 婆婆不讓來。” 我又問: “她不會偷跑來嗎?” 媽媽說: “傻(ㄖ)孩子, 不跑人家還打她哩(ㄣ), 還敢跑?” 我着急地問: “怎麼? 他們打我表姐?” “快吃飯吧, 別說了, 過幾天讓爸爸去接她來住住。”

一天我拉着弟弟從街上回來, 一進門忽然看到表姐在炕(ㄅㄥ)上坐着, 臉上紫一塊黑

一塊的，左腮(ㄌㄨˋ)上貼着一塊白紙，上面沾着乾血。我撲到她的懷裏，眼盯着(ㄇㄣˊ ㄌㄨˋ ㄉㄩㄣˊ)她的臉，心裏騰騰地跳，嗓子(ㄌㄠˊ ㄌㄨˋ)裏好像有什麼塞住似的，心裏的話一句也說不上來。她的眼睛一動也不動，淚像斷了綫的珍珠一般往下滾。只聽媽媽說：“好孩子，你可不要胡思亂想，慢慢地熬着(ㄏㄠˊ ㄌㄨˋ)吧。常言說：‘多年的水道流成河，多年的媳婦熬成婆。’哪個當媳婦的不挨打。”表姐說：“我怎能活下去呢。婆婆張口就罵，伸手就打，不罵不說話。那天下晚我正在燒火，她從門外回來了，我沒有看到她，沒馬上給她拿坐兒，她就順手拿起劈柴來，往我臉上就打，還一面罵着：‘你那死媽就光管下，不管教訓你！我回來了你倒在那兒坐得穩貼貼的，動也不動！’我只說了句：‘我沒有看見你回來。’她定說我是和她頂嘴了。接着她的傻兒子也從門外進來了，二話沒說拿起劈柴棒子就打我，一陣把我打得昏了過去。等我醒過來，渾(ㄏㄨㄣˊ)身好像刀割一樣，臉上

的血汨汨地（〔汨〕讀古）往外流。往周圍看看，我的媽呀！我上哪裏去，天黑得伸手望不見拳。後來，我慢慢地爬回屋裏去。這多虧是娶了不到半年的新媳婦，以後的日子可還長着哩。姑姑你說，我這一輩子可怎能活得下去呀！”媽媽長長地出了一口氣。這時弟弟吵着要吃東西，媽媽給他做飯去了。

她住了幾天，爸爸把她送走了。

過了些時候，有一天媽媽告訴我表姐得了瘋病，她要去看表姐去，我哭着也要跟媽媽去，媽媽就把我帶去了。到了表姐的婆家，我看到表姐被關在一個很黑的房子



裏。啊！真可怕呀，她真地瘋了，她不像人了，一頭亂毛，兩個眼睛腫得像兩顆紅棗，粉紅的四方臉變成了土黃色，兩隻手好像鷄爪（^{出么}_{〔我〕}）一樣。她撲出來緊緊地抱住媽媽，嘴裏不斷地說胡話，許多話我也聽不清楚，只記得她說：“我有大災大難，請上帝保佑（^{1x}_{〔右〕}）。”媽媽對她說什麼，她也不回答，只管說她的胡話。我看她的樣子非常害怕，坐了一會兒就叫媽媽帶我回家。表姐不讓走。媽媽騙她說：“我到茅房（^茅_{〔茅〕}^{讀茅}）去，一會兒再來。”

我和媽媽回來以後，又過了幾天。有一天下午爸爸趕集回來了，眼睛通紅。媽媽問他怎麼了，他說：“玉珍死了，聽別人說是餓死的，關在房裏三天，沒有給她吃一口東西。”我急得大哭起來。哥哥忽然站起來喊了一聲：“我跟他們拚了！”拿起一根棒子就走。爸爸慌忙把他拉住說：“你別去惹（^{日土}）禍了！”哥哥說：“不然我要和他打官司去！”爸爸勸他說：“忍着吧，咱鬧不過人家，人家有錢，反正成了

人家的人了，活着是人家的人，死了是人家的墳，算了吧。”哥哥蹲在門台上呼呼地喘氣，臉漲得通紅，說：“瞧着吧！我非報了這仇不可！”

李 二 拐 子

二年級四班
(一九五四) 孫夢蘭

二拐子 (〔拐〕讀ㄍㄨㄞˋ
〔古矮〕拼) 生在一個窮莊戶家裏，弟兄兩個，他是老二，本名叫二小，是一個老實八交的小伙子。後來因為他的腿被別人打瘸 (〔口世〕
〔屈爺〕拼) 了，人們就都叫他二拐子了。

提起二拐子的來歷，話就長了。在他的幼年時代，他的家庭雖然不是什麼富戶，但是窮半年富半年的也還可以餬口 (〔餬〕讀ㄏㄨˊ
〔戶〕)。不幸，在他二十歲的那一年，他哥哥被閻錫山 (〔閻〕讀ㄢㄧㄢˊ
〔嚴〕) 抓了兵；他父親患傷寒病剛閃秋就死了，家裏只剩下他和一個半瞎子母親。按照他母親的意思是，“今年年頭不好”，買領席

(^T_[席])把丈夫捲搭捲搭埋了就算了，可是二拐子覺得過意不去，總是在想着：父親受了一輩子痛苦才給我置下這份家產，如果連個棺材(^[棺]_讀^去_[官])也不使，就太……。於是他就和母親商定：把家裏的糧食糶了(^[糶]_讀^去_[么]^[跳])，再去王二爺那裏使上二十塊錢，買個棺材把父親埋葬了。

二拐子把父親埋葬了，家裏的糧食也糶光了，他就賣了一些傢具(^[傢]_讀^去_[家])作為販賣山貨的資本，整冬天就靠他東奔西跑，風裏雨裏的咬牙，飯裏茶裏的自苦，賺一些錢來維持母親的生活。春天來到了，使王二爺那錢的期限已滿，王二爺派管家的王老三來向二拐討賬(^[出]_光_[帳])。二拐哪有錢還債呢！於是就向老三說：“三哥，你看自從我父親死後，家裏一顆糧食也沒有，就靠我這兩個肩膀飢一頓飽一頓地鬼混了一冬；現在一開春，這樣也不行了。我昨天挑來一担柿子(^[柿]_讀^去_[市])，如果今天賣不了的話，明天我母親就得挨餓！請三哥在二爺面

前多幫補好話，等到秋後我再還債。”

“你家裏放着整担子柿子，硬說沒錢還債，要不你和我去見二爺！”王老三氣憤憤地說。

二拐和他母親向王老三哀求了許久，還是不行，二拐只好穿上那打着黑白補釘的藍棉襖去見王二爺。

這次王二爺對待他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，二爺說：“鄉裏鄉親的，秋後就秋後吧！都是自己人，到時候利錢由你看着付，如果你現在仍過不去的話，還可以先從這裏裝上二斗糧拿去吃。”

大秋過去了，老三拿着算盤又來向二拐討賬。二拐和他母親說：“二爺那人很講情理，我們也不能不講信用，哪怕自己不吃，也得把二爺那二十塊錢的本還了。”於是就把今年打下的一石穀子和八斗高粱全裝出來交給了王老三，並說：“二爺和三哥都很對得起我，我也不能沒良心。這是我今年打的糧食，全

裝出來了，大概總夠那二十塊錢了吧；剩下多少，就先交上多少利錢，其餘差多少到明年過了麥秋，我定能還清，請你算一算看吧！”老三瞅了（^{〔睜〕讀}_{才又〔醜〕}）他一眼，就磕打了（^{〔磕〕讀}_{了古〔刻〕}）幾下算盤子說：“穀子五毛、高粱六毛，共總一石八斗，合價九塊八毛。你去年九月使了二爺二十塊錢，月利八分，到今天為止，整整十二個月，本利共合三十九塊二毛，減去九塊八還差二十九塊四。你算算對不對！”

二拐一聽說還差二十九塊多，就傻眼了。

老三接着說：“我來的時候，二爺交代得很清楚，說今年的賬任何人一文不能欠。你看怎麼辦？”二拐像一座水塔似的在旁邊站着，頭上的汗直往下淌（^{〔去〕}_{〔躺〕}），呆了（^{〔呆〕}_{〔讀〕}）半天才從舌頭底下吐出半截話來：“利錢怎麼這……！”還沒等他說完，老三又說：“你嫌利錢重嗎？照你這樣一說，二爺是拐你的嗎？真是不知好歹（^{〔歹〕}_{〔得〕}）的小子！”說着就扯住二拐的一隻胳膊（^{〔胳膊〕讀}_{〔膊〕讀}），像後娘打孩子似的，狠狠

地(〔狼〕讀〔很])把二拐扯到二爺家的前廳裏，接着老三就找二爺報告去了。二拐向屋子的四周一望，見靠牆根豎立的有絞架(〔絞〕讀〔鐵])，有軋(〔軋〕讀〔鐵])人的槓子(〔槓〕讀〔光])，有釘着釘子的板子，還有紅紅綠綠的棒子等等刑具(〔刑〕讀〔形])。二拐正在這黑暗的刑場裏愁悶，王二爺和王老三帶着七八個家丁兇狠狠地來了。王二爺張口就說：“李二小，你說我二爺什麼地方對不起你？你說使二十塊，我就不給你十九塊九，春天你還不起，說秋後還就秋後還，等到秋後你又說利錢重了。你爹死了，在炕上躺着沒錢買棺材來向我使錢的時候，你為什麼不說利錢重？真是不知好歹的東西！竟敢來二爺頭上打光棍！”說罷，左手向西牆根一指，那些家丁們拿起了棒子圍上來，把二拐按倒在地上，打了一頓棒子，把他打得人事不知。過了一會，二拐醒過來，王二爺又逼着他還債，並且說：“如果沒錢還債，就把你那八畝地、三間房寫一個契約(〔契〕讀〔氣])抵了也可以。”

二拐心裏像刀絞似的，眼淚像泉水似地湧了出來，他想起了沒聽神婆們的勸說去燒高香，也怨自己上輩子沒幹好事，更想起了以後沒有土地的困難……。他向王二爺哀求道：“請二爺憐惜我吧！我家裏還有六十歲的老母哪！如果我沒有地了，母親就要餓死！你高高手我就過去了……。”

王二爺一聽這，早就有些不耐煩，於是就用槓子把二拐軋了個死，在他半昏不醒的時候叫老三寫了契約，把二拐拉過來叫他按了手印；完了，幾個人把二拐推出了大門。

二拐被窮鄉親們抬到家裏；養了一個多月，身上的傷才好了，可是腿却拐了。

自從王二爺把他的腿打拐，土地房屋也搶走以後，他的母親不久就氣死了，他臉上的皺紋也因此加多了。又因為少吃缺喝臉上的顏色像黃蠟（^{ㄅㄛˋ}蠟_[綠]）似的，兩條腿也顯得更細長了，兩隻手像糞叉子似的又黑又髒，話也不說，真像傻子了。

憶 偉 春

一年級七班 劉世雄
(一九五四)

我自從調到裝配間學裝配工以後，心裏真是興奮極了。多年來渴望學習技術的願望終於達到了。裝配間裏面連師傅帶徒弟一共有十三四個人，其中學徒的倒有九個。我到了那裏，和師兄弟們很快就混熟了。在師兄弟裏，偉春是工齡較長的一個，從學徒到滿師已經有九年光景。偉春和我沒半個月就相處得很投機，我們之間的事情誰也不瞞（^巧變）誰，了解得也很深刻。從對他的不斷的了解當中，我對他的身世很自然地產生了深切的同情。偉春今年才不過二十四歲，家裏有母親和兩個小弟弟。父親在他不懂事的時候就病死了，丟下了他們母子幾個。因為家中田地少，生活處境困難，所以，在他十五歲上，母親

就忍痛託人把他介紹到這裏來當學徒了。

他每逢談到過去幾年學徒的生活，那副消瘦蠟黃的臉容馬上就顯得萎縮（^{〔萎〕讀}_{〔萎〕}）起來：“你大概也知道學徒生活的滋味（^{〔滋〕讀}_{〔資〕}），你在任何事情上都要學會忍耐。為了學點技術，別人對你再刻薄你也得忍耐。本來人在世界上為了要活，活着就得苦熬忍受……要不……死路一條。”多年來繁重的勞動和貧窮生活的百般折磨，使他失去了青春的活力和氣魄（^{〔魄〕}_{〔迫〕}），使他變得那樣不相稱的老成怯弱（^{〔怯〕讀}_{〔怯〕}）、沉默（^{〔默〕}_{〔墨〕}）寡言。他整天只知道牛馬似地埋頭苦幹，有時和他在一起的人簡直會忘記他的存在。

一天晚上，我正在酣（^{〔酣〕}）睡中，突然被震人的咳嗽聲給鬧醒了，睜眼起來一看，偉春的臉色漲得血紅的，對着那隻骯髒的破痰盂（^{〔盂〕}_{〔於〕}）一口口地吐着鮮血。我連忙問他：“怎麼，你吐血了！”“沒什麼，沒什麼，這，這癆病（^{〔癆〕讀}_{〔勞〕}）已經多年了，治也治不好……唉……反

正就是這樣，你就睡吧。”他沒說完，就低下了頭，眼睛淚盈盈的（〔盈〕讀〔營〕）止不住內心的悲痛，看樣子他是不願多提這些事的。我看看他那瘦瘠（〔瘠〕）衰弱的身體，灰黃的面孔，我產生一種痛苦的同情。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，我又探問起來：“你的病看過沒有？病重得這樣子，為啥（ㄖㄩˊ）還不早休養呢？”“唉！不用提了，為了看這個短命的癆病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錢，病沒看好反而搯了（〔搯〕讀〔杯〕）一身債，做上一年二年也還不清。向老闆（〔板〕）借錢看病，那種氣可難受極了。你也知道我這個人現在在老闆的眼裏簡直比狗屎還臭。當人要看臉，背後受人罵，就這樣拖死拖活死幹，別人還如此蟻視（〔蟻〕讀〔滅〕）我。假如想休息，那就只有等着滾蛋送死了；不過我倒並不是怕死，死了還痛快，可是……家裏的老小，他們得活，做死做活還不是為了他們……”他愈（〔瘡〕）說愈傷心，忍不住痛哭起來，他那憔悴的（〔憔悴〕讀〔くしゑ〕〔眼〕，〔悴〕讀〔ビエ〕〔次位〕拼）臉，令人感到痛心、恐懼（〔眞〕）。我再不敢繼續